

寻找幸福

——利金·弗拉基米尔·戈尔曼诺维奇《家园》赏析

崔晓凤

(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天津 300011)

摘要:《家园》是利金·弗拉基米尔·戈尔曼诺维奇的短篇小说。《家园》以父亲回到“老巢”寻找幸福及儿子在“新巢”初寻幸福后的逃离过程为线索展开。小说中人物不多,情节环境比较简单,但是渗透着作者想传达的生活哲学。作为一个经历俄罗斯近代历史大变革的作家,人生的厚重积淀终转化为看似平淡,却直指人心的人道,以及实现救赎的生活之道。本文以《家园》中的人物分析、故事情节、作者情感灌注等进行探索和赏析,以试图走进利金·弗拉基米尔·戈尔曼诺维奇小说丰富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幸福;人性;家庭;人生

一个故事如同双面镜,一面观照人性内心,一面反射时代景象。一个时代真正的面貌,或者说历史留下的评说,往往停留在寻常百姓家。比如大唐的“比屋皆饮,户户饮茶”,大宋的《清明上河图》中的市井繁华正是时代繁荣的真实体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正处于经济大发展后的迷茫期,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由于“过度”大国崛起、经济发展过快,六七十年代贪腐严重,道德沦丧,颓废迷茫,对权力、地位、财富、私利产生过度的膜拜,民生落寞。

在七十年代苏联小说发展中,除了战争、历史、生产、青少年教育等一些传统题材外,从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到社会道德、家庭婚姻、日常生活等各方面,都有了新的作品,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题材领域。这部利金·弗拉基米尔·戈尔曼诺维奇的小说《家园》就是取材于日常的家庭生活,文章内容、形式都比较简单,却清晰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隅。代表人物所体现的时代品性在人物对话、心理活动中细腻地展现给读者,留给读者细细品味。

任何时代人对于幸福的追求是本能渴望,但是幸福究竟在哪里“埋着”却是难解之谜。康德也不禁哀叹道:“不幸的是幸福的概念是如此模糊,以至虽然人人都在想得到它,但是,却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定追求或选择的东西,说得清楚明白,条理一贯。”作者在文中用的“找寻”幸福,因为这对父子失去了生活幸福的根源,所以父子俩在苦苦找寻。儿子寄希望与年长的妻子可以带来温暖,父亲希望回到曾经幸福的归属地,重温过往,但是都失败了。父子在当时的那个时空里寻求幸福却未曾寻得,可想而知,

在当时的时代下,普通民众的生活幸福感是不高的。那里有大时代的不幸,家庭的不幸,还有个人的不幸。利金·弗拉基米尔·戈尔曼诺维奇的小说《家园》体现了时代大背景下的个人、家庭的不幸。由小及大,一个个小的不幸“积攒”成了整个大时代的不幸。

文中出现的人,除了去世的妻子,活着的人都是可怜的、令人同情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女主人公的不幸。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不幸的。她聪明、富有心计,但是却不幸福,本身就是一篇教材。故事中女主人处处透露着自己的“小算盘”。以只给一屋供暖为由让公公住在破屋;第二天因想让公公把自己女儿丽达契卡的户口上到这家户口本上开始变得格外殷勤,跟昨日见到公公的场面仿佛天壤地别;用漂亮的布铺在房间的桌上,放上茶炊与饼干,虚情假意地让公公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怕公公喝着凉拿丈夫的绒线衫给公公披上;在听到公公果断拒绝后,以公公来此自己的“厚待”、自己女儿命苦为理由再次威逼利诱以此达到自己女儿“继承”公公那套住宅的目的。这里通过房子、住所的“交换”,能看出现代城市生活中那种感情的“交换”,更是对自己道德的出卖。

小说给读者直观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充满心机、自私、贪心的人,但是一切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却可能因为自己的贪婪,一件一件地失去,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却让很多人执迷的现象。苏联心理学家斯米尔诺夫等认为:“有机体在生活所必需的一定条件中的任何需求,都表现在它对于这些条件的要求上,或者换句话说,表现在有机体的需要上。需要为一切活的机体所固有……有机体的需要表现为对于这些或那些影响有敏锐的感应性。”这些需求是人欲望的本性,但当一个人心中认为自己拥有的东西很少,有强烈的缺失感的时候,往往对所拥有的非常执着,同时,想更多地索取进而拥有,这是一种人性本能的体现。所以女主人公因为婚姻拥有了房子,但从不希望被任何人侵占。但是,往往欲求越多,失去的就越多,失去丈夫的关爱、婚姻的幸福、家庭的温暖,也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房子。她是不幸的,自己的不幸同时也带给一个家庭不幸,丈夫、公公甚至其女儿都成为不幸的受害者,不幸来自于贪心、怨恨,聪明反被聪明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慢慢失去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道德、责任、忠诚、爱情、友谊等。作者使之于前女主人形成对比,作者其实想告诉

读者们，幸福和不幸的根源在哪里，终究在于一个人的心灵究竟如太阳还是阴霾。如太阳般的人，他会在不幸的生活里寻到幸福，握住幸福。如阴霾般的人，他会在不幸的生活中寻找到不幸，错失幸福。幸福往往从简处得来，生活不是尔虞我诈，与人相处真诚和善、个人内心富足便能处处感受到幸福。

小说中对于儿子米沙的描述不多。仅来自父亲的回忆中对儿子孩提时的描述、女主人公与公公对话中对丈夫的描述：米沙在建筑工程中凭借自己一双巧手受到表扬得到奖品等，我们足以可以看出米沙是一个优秀的小伙子，勤奋、努力、善良、温厚。成长于一个幸福的家庭，品质同样优秀。他渴望母亲给与的关爱温暖，希望一直可以生活在母亲在世时候的样子。也许寻找幸福的出发点就错了，人的幸福不能依靠他人以及环境给与，也就是无法依靠“外境”，失去即已经失去，自己组建家庭，角色是丈夫而不是儿子，对母爱的贪心也是其婚姻不幸的根源。在初寻幸福失败、幻想中的幸福破灭之后，或出于父亲当初苦劝不听尝得苦果后的面子，或出于对父亲的怜悯，或出于逃避这不幸的无奈，所以米沙对自己这次远赴西伯利亚工作的事情只字未向父亲谈起。这是米沙与过去相比自己真正主宰自己幸福的初探。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幸福的工作是一条，婚姻、工作之外的其他方面更是充满着幸福。婚姻里的幸福有很多，弥救与再寻未尝不是一条路径。《独立宣言》中说“人人生而平等”，而且他们对“生命、财产和追求幸福”有不可转让的权利。幸福，需要追求；幸福，不是逃避；幸福，更不是守株待兔式的等待。导致米沙此番做法的原因是本身的性格使然，更是外界各种因素使然，但作者何尝又不是在暗指时代背景下青年人的整体迷茫、畏缩的性格特征。

老印刷工善良、温厚、智慧，是作者想表达的时代伤痛的传递者，也是作者的希望所在。老印刷工退休时，工厂里所有人满怀敬意、不舍地送礼留念，有送大钥匙式的镂刻着题词的台钟的，也有送“斯皮多拉”牌晶体管收音机的，侧面指明老人一辈子在工厂里踏实劳动、为人和善，深受同事们的爱戴。老人诚实地完成了工作任务，确实该享有退休的权利。老人为了给儿媳留下个好印象以此“留在”自己的老房子里，他早早在商店里买了一盒细面条等着吃，免得给儿媳再生麻烦。与其说老人想给儿媳留下一个好印象，不如说这是老人的同理心、老人的善良使然。老人在明白儿媳献殷勤的谎言时，儿媳几番心理攻占，依旧未能以恶战胜，老人以还要回去工作、只不过来暂住为由智慧地拒绝了儿媳想要给自己女儿上户口的请求。这无不从侧面看出老人的各种品性、为人处世的智慧等。老人至始至终的一个性格主要体现是“不贪心”。唯一心里退休后想享受儿孙绕膝天伦乐的欲求在发现没有希望时，最终果断放弃了，其实放弃又何尝不是一种希望和新

的拥有。老人果断地放弃了自己的归乡，也为生活带来新的开始，悲凉中却有希望，为自己带来希望，同时也给儿子希望。文中老印刷工给予儿子的希望或许就是联系父子之间的物件纽带——收音机。父亲也深深地明白儿子此刻的所思所感，最后把自己的“退休奖励”留给了尚在西伯利亚工作的儿子，希望用物件传递给儿子希望，重拾信心再次踏上寻找幸福的征途。不仅从一颗心传到另一颗心，从父亲这老年人的心传到儿子那年轻人的心，更将父亲寻找幸福的哲学“传给”尚在迷途中的儿子。

这个家庭幸福的根本可以认为是离世的母亲，但是更确切地说，是这个没有正面出场的母亲身上的品质特性。每当老印刷工日落而归时，妻子总是关切地询问老印刷工一天的辛劳，每天的这句甜蜜关切的问询成了老印刷工繁忙一天后的心灵抚慰。小凉台上，老印刷工在妻子纽达身旁坐下来，紧张了一天的心也慢慢舒展开来。从老印刷工在费尔桑诺夫卡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窥见：离世母亲勤劳、善良、温柔、淳朴、热情、关爱他人、热爱生活。调查曾显示，家庭关系健康和谐直接决定着家庭幸福程度，也体现着社会文明程度。幸福家庭大致具备夫妻恩爱、亲人团结、结构健全、身心健康等元素。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宽厚温良是这个家幸福的基石。过世母亲的宽厚温良让过去的小家幸福美满，退休后的老印刷工想安享晚年的幸福时，首先想到与妻子、儿子度过幸福时光的“老巢”。后来，又时常回温起往日妻子还在时家庭的幸福。这无不反映出过世妻子在构造家庭幸福中的作用。妻子用自己如何为人妻的大智慧让家庭中夫妻恩爱、亲人团结，家庭处处充满温馨。反观这个家庭的新女主，生活无趣、斤斤计较、满是算计，家庭自然不会和谐美满。这个家庭的温暖是像离世的母亲这样一个如太阳般的人点亮的。从小家观我们的大家，当时的社会需要更多这样的人，需要这样的血液改变当时的社会风气。

小说的构思细腻巧妙，普通人的生活揭示人性种种面貌及生活哲学。作者借助文学之笔对社会现象细致地描述，旨在揭露社会现实，唤起人们内心的本真。重新审视自我，重新审视这个社会，重新思考幸福，重新追求幸福。幸福不是过分贪求和执着得来的，这往往就是失去的根源，最大的弱点所在。幸福不是来自他人，不是依靠“外境”，而是自己用双手创造的。幸福不在别处，在一生踏实肯干，生活细处稳稳的幸福中。

参考文献：

- [1] 周辅成.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 [2] 斯米尔诺夫. 心理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7.
- [3] 穆光宗. 论家庭幸福发展[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2(5).